

## 樱花译语 | 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爱（二）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02-19



注：感谢小宇宙同学，他的工作让对这一篇综述感兴趣的同学不必等待之前的翻译脱单后才能看到后面的文章。因为译者的不一致，部分词句可能会令人产生困扰，读者可以查阅原文或在评论中提问。

### 4、作为价值 (valuing) 的爱

第三种有关爱的观点，把爱理解为重视 (valuing) 一个人的独特模式。正如第一节eros (爱欲) 与agape (基督之爱、灵性之爱) 之间的区分所表明的，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理解这点，即爱者 (lover) 珍视被爱者 (the beloved) 是因为她是有价值的，或者作为她爱他的结果，被爱者对爱者而言开始变得有价值。前一种观点可以理解爱者对爱着他的被爱者的价值评估，这是4.1小节的主题；而后一种观点可以理解她对他赋予的价值，这将在4.2小节得到讨论。



#### 4. 1 爱作为一种价值评估

**Velleman** (1999, 2008) 提出了一种有关爱的评估的观点，把爱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对被爱者价值的承认与某种特别方式的回应。（对爱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观点，见**Kolodny** 2003）

若要更完整地理解这点，就需要既能懂得被爱者对回应者的别样价值，又要能知晓爱作为价值的别样独特回应。然而，应该很清楚的是，对爱作为价值评估的观点进行解释的东西，并非仅仅是爱被理解为价值评估的单一事实；其他许多解释也如此，而这是强烈关心（robust concern accounts）的典型例证（参见上文第三节**Taylor**的引文）。相反，评估观念对于理解爱包含于评价之中是很特别的。

在表达爱所关涉的别样价值时，**Velleman**追寻康德的路径，将尊严与标价（price）区分开。正如经济学所表明的，拥有标价，就意味着拥有一种能与其他有标价的事物的价值相比较的价值，从而可以进行明智地交换，而不会损失具有同等价值的物品。与此类似，拥有尊严，就意味着拥有一种能让相关价值的比较变得毫无意义的价值。物质商品拥有标价可被正常地理解，但我们人类拥有尊严：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另一个人，却能恰恰实现对方与相同的价值，因为这样的替换会丢失（和获得）一些有着不可比较的意义的东西。

按这种康德的观念，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包含着我们的自然理性（rational nature）中：我们的能力既可以因为我们主动给自己设定的目的而得到激励，又可以对我们发现的世界中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作出恰当的反应。因此，我们操练我们的自然理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以敬意回应他人的尊严（尊严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于“敬”的能力中）：尊重只是回应他人尊严的最低要求。Velleman仍日遵循康德的路径，声称，让对他人的回应充满恭敬的方法，就是“避免以爱自己为中心（self-love）”，从而阻止我们将他人视为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第360页）。

有鉴于此，Velleman申明，爱同样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回应，正是我们所爱对象的尊严证明了爱的正当性。然而，爱与尊敬是对同样价值的不同回应。因为爱抑制的并不是我们的自爱，而是我们隔离他者的情感上的自我保护倾向，这种倾向让我们沉浸其中，封闭自己，避免受到对方（him）的影响。爱解除了我们的情感防御；它让我们在他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1999，第361页）。

这意味着，关心、吸引、同情等等我们通常与爱相联系的东西，并不是爱的组成部分，而是它的一般影响，没有它们爱仍能存在（就像对一个多管闲事的亲戚的爱并不总是能持续）。此外，这为Velleman有关爱的直觉“深度”（the intuitive “depth” of love）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说明：它本质上是对这样的人的回应，于是你爱你的狗的说法就令人困惑。

当然，我们并不会以爱来回应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也不会以某种形式被要求：爱，克服了我们的情感防御，让我极易受到另一人的伤害，爱是我们可以选择对他人尊严的最高回应。那么，什么解释了爱的选择性：为什么我们爱一些人却不爱另一些？答案在于，一些人表达他们作为人的尊严的行为方式，与我因为他们而在情感上变得十分脆弱的那些表达的碰巧发生的反应，产生了偶然的一致。正是这种偶然的适合让某些人对我而言变得“可爱欲的（lovable）”（1999，第372页），在这些场合中我的充满爱的回应正是我“真地看到（really seeing）”“那个人的事实，而即便是在同样的情形下，我绝不会以爱来回报其他不适合我的人。Velleman在这里提到的“可爱欲的”，似乎意指“能够被爱”，而不是“值得被爱”，因为Velleman在这里并未说明我爱这个人而不爱另一个的理由。相反，他给出的是对爱的选择性的解释，这个解释说明了我的回应是爱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尊重。

把爱的选择性理解为某种可被解释但并不正当的东西，可能会令人不安。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要证明的并不仅仅是我爱你而不爱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爱的忠诚：就算你变了，我还会继续爱你（其他人就不行）。正如Delaney（1996，第347页）对忠诚的担忧：可能你想让这成真，即使你成了小笨蛋（schmuck），你的爱人也还会继续爱你.....你也希望，你的爱人永远也不要爱上一个傻瓜。

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能解释爱的选择性，解释为什么我们不爱傻瓜；并且在于对爱的辨别，出于好的理由而爱并且一直爱，或者出于好的理由而不再爱。有了这些好的理由，似乎就牵涉到把不同的价值归因于当下的你，不是曾经，也不是他人，然而这恰恰就是Velleman在他所做的对爱与尊重的区分时否定的情况。

Velleman是否能用你的表达与我的体悟（sensitivities）之间的“合适（fit）”来解释爱的选择性，仍是需要怀疑的。因为我身上的相关体悟是情感性的体悟：降低了我的情感防御，由此在你面前变得脆弱。因此，对于你身上发生的伤害（或物品），我变得脆弱敏感，甚至能对你的痛苦（或欢愉）感同身受。这样的脆弱本身就可成为他们自身的依据，而我们现在就能发问，为何我对你输掉比赛感到失望是合理的，而对一个陌生人输掉比赛的失望是没道理的。直观的答案就是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他。然而，从Velleman这里并不能得到这个回答，因为他认为，让我们以爱而非以敬回应你的尊严的原因，恰恰是我感受到了这样的情绪，于是，诉诸爱来解释这些情感似乎成了恶性循环。

尽管这些问题是Velleman的解释所特有的，但困难仍然可以追溯到任何对爱的评估性解释（比如Kolodny的观点，2003）。因为，如果爱是一种评估，它就需要区别于其他评估形式，包括我们的价值判断。一方面，以爱对我们情绪上的与积极性的生活确实有所影响，把作为评估的爱区分于其他评估方式，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忽视了我们需要的解释部分：为什么爱的评估就有这些影响，但有着同样价值内涵的判断就没有呢。的确，如果我们理解爱的直觉“深度”，这个问题就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爱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如此明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将这种情感成分附着于评估自身之中，将会让视角转变为强烈关心的视角（第3节）或是一个感情变体的视角（第5.1节）。



翻译: 小宇宙

审核: 吴航

排版: 顾森